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Margaret Atwood, 1939—)

加拿大女诗人、小说家、批评家。出生在渥太华，毕业于多伦多大学，获艺术学士学位，后就学于哈佛大学。曾任加拿大作家协会主席、国际笔会主席，一度定居在欧洲和美国，目前居住在多伦多。阿特伍德的小说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拥有广泛的读者，诗歌尚未在北美以外的国家结集出版过。

阿特伍德最关心的主题是原始神话和现代西方社会的异化。她认为人类只不过是空间里的物体，彼此间由不同的经验、担心、扮演的角色和选择居住的屋子隔开。阿特伍德喜欢使用超现实的意象，并使之与幻想交织在一起。她的诗形式变化较多，也很注意节奏，充分显示出女性的细腻和深刻的洞察力。

在波士顿旅游中心

我的祖国在玻璃下面

红点表示城市

- 张白色的立体地图

缩小到和墙一般大

在它旁边有十张巨幅照片

褐紫略显红色

每个省都有一张

绿树暗淡下来

但是蓝色

肯定都是纯正的

群山和湖泊，更多的湖泊

（虽然魁北克是一家饭店而

渥太华的议会大厦空空荡荡)
没有人攀缘荒径或拉网捕鱼
或溅击水花

倒是有咧开嘴笑的旅行者
瞧，这是萨斯喀彻温
一个平静的湖，附近有些岩石
两个孩子跟着父亲摆好了姿势
而母亲穿着宽松整洁的裤子
在无烟的炉火旁做菜
她的牙齿纯白之至

这是谁的梦？我想知道
这是一种虚设的幻觉
一则愤世嫉俗的故事
或是一个诱惑仅供输出？
我好像忆起一些人
至少是城里的，还有烂泥
机器 各种各样的垃圾 兴许
这是我自个儿的愿望

当我醒来 这些

都将蒸发，不然市民们要离去
要逃往绿得古怪的森林
在褐色的群山中等候
一支支旅行者的队伍
并在他们中间策划
血腥的残杀

容易轻信的
寡妇 我问你

你从水底下
没看见什么吗？

天空曾经是蓝色的吗？

究竟谁居住在那儿？

复 活

我现在明白了

我已经看不清

地球在我眼里是一场暴风雪

我能听到

下雪的沙沙声

大使在我头上倾听

蓟草凝聚着冻雨

生机勃勃

等候那个时刻

抵达我

向上到用柱支撑的
太阳，最后的城市

或现存的塔楼

而此刻尚未升起
休眠的石头曲躺着
它们圣洁的火围绕着我

但土地随着冻霜和
变成石头的那些一起更易
土地的声音
也在更易 说

上帝不是
旋风发出的声音

上帝就是旋风

最后
我们被判决变成树

地下的礼仪

地球下面的国家
有个绿色的太阳
那儿的江河倒流

树和岩石跟我们的
一样 但已经更易
人们总饥肠辘辘

如果你降落并安全返回
你能够学到
才智和强权

可你必须找到隧道，动物的
穴或海底的岩洞

那儿有石人看守

当你抵达你将发现
你过去的一些朋友
也在那儿，变成了威胁

你得小心，防着他们
绝不要吃他们的东西
这以后 如果你活着 你能

看见他们像风一般潜行
微弱的声音掠过村庄，你能
说出他们的姓名、要求 谁

忽略了他们并使之愤怒
因为这 一天赋，和其他天赋 一样
你必须容忍：来自地下的人们

总和你在一起，絮絮叨叨
叫苦不迭，请求你
回到地下；而在我们 中间

你需要披上无形的斗篷行走
很少有人真心求助于你
没有人不敬畏你

译 后

1989年初春的一个周末，我在复旦大学外文系的一个研究生寝室里做客，看到桌上放着一本英语诗歌集，便请主人复印了几页给我，正巧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三首诗。几个月以后的一个夜晚，我初次尝试了诗歌翻译，感觉恍如初食禁果一般，既兴奋又有点不知所措。其中《复活》后来成为我发表的第一首译作，载《西湖》1990年第八期。这家刊物如今已经自然消亡，这三首诗的英文复印件也在一次搬家过程中遗失。1994年夏天，我三次游历加拿大，搭乘不同的交通工具，分别从新斯科舍的雅莫斯港、安大略的尼亚加拉瀑布城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温哥华入境，到达了阿特伍德的出生地握太华和她晚年居住的城市多伦多，可惜无缘见到女诗人。

伊丽莎白·毕肖普
(Elizabeth Bishop, 1911—1979)

美国女诗人。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毕业于瓦萨学院，晚年任教于哈佛大学。曾获普利策奖和全国图书奖，担任过国会图书馆诗歌顾问，还获得了巴西总统勋章和美加多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毕肖普的一生是在漫游和流浪中度过，曾数十次在加拿大、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南来北往，或者横渡大西洋去欧洲。

毕肖普的诗歌以梦幻般的敏捷和丰富的想像力著称，注重精确的观察和细节描写，无论一种生物、一处风景还是日常生活都有独到的发现。她的作品构思严谨，表面上传统，实则是对平凡琐事进行超现实的探索，使其在真实的世界变得不真实，从而取得意味深长寓言般的效果。奥克塔维奥·帕斯称之为“幻想的现实主义”

洗 发^①

岩石上无声的扩张，
苔生长，蔓延
像灰色同源的震波。
它们期待着相会
在围绕月亮的圆环上，
依然留存在我们的记忆里，

既然天堂将会
倾心照料我们，
亲爱的，你何必
讲究实效，忙碌不停；

^① 这是毕肖普为她的巴西情人洛塔所写的情诗。她们在佩德罗波利斯山上的伊甸园里有一个瀑布形成的水池。毕肖普常在池边为洛塔洗头。她们的住宅如今已成为各国游客的观光胜地。译注，下同。

不妨静观眼前。时光
虚度倘若不被感动。

星光穿过你的黑发
以一支明亮的编队
紧密地聚集在一起，
如此笔直，如此神速
来吧，让我用那只大锡盆为你洗发，
它打碎了，像月光一样闪烁无定。

奥尔良河畔^①

——给玛格丽特·米勒

河上的每艘驳船轻松地掀起
浩大的水波，
像一片巨大灰色的橡树叶
蓦然出现；
它夹带着真实的叶子顺流
漂向大海。
巨叶上水星似的叶脉
那些涟漪，
冲向河流两岸的堤坝
毁灭自身，

① 原标题是法语。奥尔良是法国中部卢瓦尔河畔的城市，玛格丽特·米勒是毕肖普的大学女友，她们在法国旅行时遇到了车祸，从而终结了两人的关系。晚年诗人承认，米勒是自己年轻时最爱的人，据说她猝死的前一天晚上，两人通过一次电话。

悄然如陨落的星星在天空中
结束了生命。
那些成堆的真实的叶子拖曳着
继续漂流
它们无声地远去，溶化在
大海的厅堂里
我们纹丝不动站着观察那些
叶子和涟漪
当光芒和水流紧张地进行
正式的会晤。
“如果所见的会轻易忘怀我们，”
我想对你说，
“随它去吧，我们注定摆脱不了
叶子的纠缠”

寄往纽约的信^①

——给路易丝·克伦

我希望你在下一封信里说说
你想去的地方你要做的事情
那些戏怎么样，散场以后
你还有些别的什么娱乐？

你在午夜时分搭乘出租车
匆忙得像是要拯救自己的灵魂
那里道路不断围绕着公园
计费器瞪着眼睛如垂死的猫头鹰

^① 路易丝·克伦是毕肖普的大学女友，巴黎、纽约和基韦斯特时期的情人。她的父亲曾任马萨诸塞州州长、美国参议员，母亲是纽约现代艺术馆的首批董事。这首诗是两个人分手后所作，被作曲家南德·罗莱姆谱成曲子广为流传。

树木显得异常的古怪和绿
孤单地站在又大又黑的洞穴前
突然，你置身于另外一个地方
那里事件像波浪一样接连发生

大多数玩笑你弄不明白
像石板上擦掉的几句闲话
歌声响亮可多少有点朦胧
天色已经黑得不能再黑了

从棕色的石头屋子里出来
你到了灰白的洒了水的人行道
建筑物的一侧太阳会升起
像一片摇摆不停的小麦川

亲爱的，是小麦不是燕麦我猜
这些小麦的种子不是你撒播的
无论如何我都渴望了解
你想做的事情你要去的地方